

## 第九回

###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

话说齐僖公生有二女，皆绝色也。长女嫁于卫，即卫宣姜，另有表白在后。单说次女文姜，生得秋水为神，芙蓉如面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真乃绝世佳人，古今国色。兼且通今博古，出口成文，因此号为文姜。世子诸儿原是个酒色之徒，与文姜虽为兄妹，各自一母。诸儿长于文姜只二岁，自小在宫中同行同坐，戏耍顽皮。及文姜渐已长成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诸儿已通情窦，见文姜如此才貌，况且举动轻薄，每有调戏之意。那文姜妖淫成性，又是个不顾礼义的人，语言戏谑，时及闾巷秽亵，全不避忌。诸儿生得长身伟干，粉面朱唇，天生的美男子，与文姜倒是一对人品，可惜产于一家，分为兄妹，不得配合成双。如今聚于一处，男女无别，遂至并肩携手，无所不至。只因碍着左右宫人，单少得同衾贴肉了。也是齐侯夫妇溺爱子女，不预为防范，以致儿女成禽兽之行，后来诸儿身弑国危，祸皆由此。

自郑世子忽大败戎师，齐僖公在文姜面前，夸奖他许多英雄，今与议婚，文姜不胜之喜。及闻世子忽坚辞不允，心中郁闷，染成一疾，暮热朝凉，精神恍惚，半坐半眠，寝食俱废。有诗为证：

二八深闺不解羞，一桩情事锁眉头。

鸾凰不入情丝网，野鸟家鸡总是愁。

世子诸儿以候病为名，时时闯入闺中，挨坐床头，遍体抚摩，指问疾苦，但耳目之际，仅不及乱。一日，齐僖公偶到文姜处看视，见诸儿在房，责之曰：“汝虽则兄妹，礼宜避嫌。今后但遣宫人致候，不必自到。”诸儿唯唯而出，自此相见遂稀。未几，僖公为诸儿娶宋女，鲁、莒俱有媵。诸儿爱恋新婚，兄妹踪迹益疏。文姜深闺寂寞，怀念诸儿，病势愈加，却是胸中辗转，难以出口。正是：“哑子漫尝黄柏味，自家有苦自家知。”有诗为证：

春草醉春烟，深闺人独眠。

积恨颜将老，相思心欲燃。

几回明月夜，飞梦到郎边。

却说鲁桓公即位之年，年齿已长，尚未聘有夫人。大夫臧孙达进曰：“古者，国君年十五而生子。今君内主尚虚，异日主器何望？非所以重宗庙也。”公子翬曰：“臣闻齐侯有爱女文姜，欲妻郑世子忽而不果，君盍求之？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即使公子翬求婚于齐。齐僖公以文姜病中，请缓其期。宫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，报知文姜。文姜本是过时思想之症，得此消息，心下稍舒，病觉渐减。及齐、鲁为宋公一事，共会于稷，鲁侯当面又以婚事为请。齐侯期以明岁。至鲁桓公三年，又亲至嬴地，与齐侯为会。齐僖公感其殷勤，许之。鲁侯遂于嬴地纳币，视常礼加倍隆重，僖公大喜。约定秋九月，自送文姜至鲁成婚。鲁侯乃使公子翬至齐迎女。齐世子诸儿闻文姜将嫁他国，从前狂心，不觉复萌，使宫人假送花朵于文姜，附以诗曰：

桃有华，灿灿其霞。当户不折，飘而为苴。

吁嗟兮复吁嗟！

文姜得诗，已解其情，亦复以诗曰：

桃有英，烨烨其灵。今兹不折，诟无来春？

叮咛兮复叮咛！

诸儿读其答诗，知文姜有心于彼，想慕转切。

未几，鲁使上卿公子翬如齐，迎取文姜。齐僖公以爱女之故，欲亲自往送。诸儿闻之，请于父曰：“闻妹子将适鲁侯，齐、鲁世好，此诚美事。但鲁侯既不亲迎，必须亲人往送。父亲国事在身，不便远离，孩儿不才，愿代一行。僖公曰：“吾已亲口许下自往送亲，安可失信？”说犹未毕，人报：“鲁侯停驾灋邑，专候迎亲。”僖公曰：“鲁，礼义之国，中道迎亲，正恐劳吾入境，吾不可以不往。”诸儿默然而退，姜氏心中亦如有所失。

其时，秋九月初旬，吉期已迫。文姜别过六宫妃眷，到东宫来别哥哥诸儿。诸儿整酒相待，四目相视，各不相舍，只多了元妃在坐。且其父僖公遣宫人守候，不能交言，暗暗嗟叹。临别之际，诸儿挨至车前，单道个：“妹子留心，莫忘‘叮咛’之句。”文姜答言：“哥哥保重，相见有日。”齐僖公命诸儿守国，亲送文姜至灋，与鲁侯相见。鲁侯叙甥舅之礼，设席款待。从人皆有厚赐。僖公辞归，鲁侯引文姜到国成亲。一来，齐是个大国，二来，文姜如花绝色，鲁侯十分爱重。三朝见庙，大夫宗妇俱来朝见君夫人。僖公复使其弟夷仲年聘鲁，问候姜氏。自此齐、鲁亲密，不在话下。无名

子有诗，单道文姜出嫁事。诗云：

从来男女慎嫌微，兄妹如何不隔离？

只为临歧言保重，致令他日玷中闺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周桓王自闻郑伯假命伐宋，心中大怒，竟使虢公林父独秉朝政，不用郑伯。郑庄公闻知此信，心怨桓王，一连五年不朝。桓王曰：“郑寤生无礼甚矣！若不讨之，人将效尤。朕当亲帅六军，往声其罪。”虢公林父谏曰：“郑有累世卿士之劳，今日夺其政柄，是以不朝。且宜下诏征之，不必自往，以褻天威。”桓王忿然作色曰：“寤生欺朕非只一次，朕与寤生誓不两立！”乃召蔡、卫、陈三国，一同兴师伐郑。是时陈侯鲍方薨，其弟公子佗字伍父，弑太子免而自立，谥鲍为桓公，国人不服，纷纷逃散。周使征兵，公子佗初即位，不敢违王之命，只得纠集车徒，遣大夫伯爱诸统领，望郑国进发。蔡、卫各遣兵从征。桓王使虢公林父将右军，以蔡、卫之兵属之；使周公黑肩将左军，陈兵属之；王自统大兵为中军，左右策应。

郑庄公闻王师将至，乃集诸大夫问计，群臣莫敢先应。正卿祭足曰：“天子亲自将兵，责我不朝，名正言顺。不如遣使谢罪，转祸为福。”庄公怒曰：“王夺我政权，又加兵于我，三世勤王之绩，付与东流。此番若不挫其锐气，宗社难保。”高渠弥曰：“陈与郑素睦，其助兵乃不得已也。蔡、卫与我夙仇，必然效力。天子震怒自将，其锋不可挡，宜坚壁以待之，俟其意息，或战或和，可以如意。”大夫公子元进曰：“以臣战君，于理不直，宜速不宜迟也。臣虽不才，愿献一计。”庄公曰：“卿计如何？”子元曰：“王师既分为三，亦当为三军以应之。左右二师皆结方阵，以左军当其右军，以右军当其左军，主公自率中军以当王。”庄公曰：“如此可必胜乎？”子元曰：“陈佗弑君新立，国人不顺，勉从征调，其心必离。若令右军先犯陈师，出其不意，必然奔窜。再令左军径奔蔡、卫，蔡、卫闻陈败，亦将溃矣。然后合兵以攻王卒，万无不胜。”庄公曰：“卿料敌如指掌，子封不死矣！”

正商议间，疆吏报：“王师已至濡葛，三营联络不断。”庄公曰：“但须破其一营，余不足破也。”乃使大夫曼伯引一军为右拒，使正卿祭足引一军为左拒，自领上将高渠弥、原繁、瑕叔盈、祝聃等，建“螯弧”大旗于中军。祭足进曰：“‘螯弧’所以胜宋、许也。‘奉天讨罪’，以伐诸侯则可，以伐王则不可。”庄公曰：“寡人思不及此！”即命以大旆易之，仍使瑕叔盈执



掌。其“螯弧”寘于武库，自后不用。高渠弥曰：“臣观周王，颇知兵法。今番交战，不比寻常，请为‘鱼丽’之阵。”庄公曰：“‘鱼丽阵’如何？”高渠弥曰：“甲车二十五乘为偏，甲士五人为伍。每车一偏在前，别用甲士五五二十五人随后，塞其阙漏。车伤一人，伍即补之，有进无退。此阵法极坚极密，难败易胜。”庄公曰：“善。”三军将近繻葛，扎住营寨。

桓王闻郑伯出师抵敌，怒不可言，便欲亲自出战，虢公林父谏止之。次日各排阵势，庄公传令：“左右二军，不可轻动，只看军中大旆展动，一齐进兵。”

且说桓王打点一番责郑的说话，专待郑君出头打话，当阵诉说，以折其气。郑君虽列阵，只把住阵门，绝无动静。桓王使人挑战，并无人应。将至午后，庄公度王卒已怠，叫瑕叔盈把大旆麾动，左右二拒，一齐鸣鼓，鼓声如雷，各个奋勇前进。且说曼伯杀人左军，陈兵原无斗志，即时奔散，反将周兵冲动。周公黑肩阻遏不住，大败而走。再说祭足杀人右军，只看蔡、卫旗号冲突将去。二国不能抵挡，各自觅路奔逃。虢公林父仗剑立于车前，约束军人：“如有乱动者斩！”祭足不敢逼。林父缓缓而退，不折一兵。

再说桓王在中军，闻敌营鼓声震天，知是出战，准备相持。只见士卒纷纷耳语，队伍早乱。原来望见溃兵，知左右二营有失，连中军也立脚不住。却被郑兵如墙而进，祝聃在前，原繁在后，曼伯、祭足亦领得胜之兵，并力合攻。杀得车倾马毙，将陨兵亡。桓王传令速退，亲自断后，且战且走。祝聃望见绣盖之下，料是周王，尽着眼力觑真，一箭射去，正中周王左肩。幸裹甲坚厚，伤不甚重。祝聃催车前进，正在危急，却得虢公林父前来救驾，与祝聃交锋。原繁、曼伯一齐来前，各骋英雄，忽闻郑中军鸣金甚急，遂各收军。桓王引兵退三十里下寨，周公黑肩亦至，诉称：“陈人不肯用力，以至于败。”桓王赧然曰：“此朕用人不明之过也！”

祝聃等回军，见郑庄公曰：“臣已射王肩，周王胆落，正待追赶，生擒那厮，何以鸣金？”庄公曰：“本为天子不明，将德为怨，今日应敌，万非得已。赖诸卿之力，社稷无隕足矣，何敢多求！依你说取回天子，如何发落？即射王亦不可也，万一重伤殒命，寡人有弑君之名矣！”祭足曰：“主公之言是也。今吾国兵威已立，料周王必当畏惧。宜遣使问安，稍与殷勤，使知射肩非出主公之意。”庄公曰：“此行非足不可。”命备牛十二头，羊百

只，粟刍之物共百余车，连夜到周王营内。

祭足叩首再三，口称：“死罪臣寤生，不忍社稷之隳，勒兵自卫。不料军中不戒，有犯王躬。寤生不胜战兢殛觫之至！谨遣陪臣足，待罪辕门，敬问无恙。不腆敝赋，聊充劳军之用。惟天王怜而赦之！”桓王默然，自有惭色。虢公林父从旁代答曰：“寤生既知其罪，当从宽宥，来使便可谢恩。”祭足再拜稽首而出，遍历各营，俱问安否。史官有诗叹云：

漫夸神箭集王肩，不想君臣等地天。

对垒公然全不让，却将虚礼媚王前。

又髡翁有诗讥桓王，不当轻兵伐郑，自取其辱。诗云：

明珠弹雀古来讥，岂有天王自出车？

传檄四方兼贬爵，郑人宁不惧王威！

桓王兵败归周，不胜其忿，便欲传檄四方，共声郑寤生无王之罪。虢公林父谏曰：“王轻举丧功，若传檄四方是自彰其败也。诸侯自陈、卫、蔡三国而外，莫非郑党。征兵不至，徒为郑笑。且郑已遣祭足劳军谢罪，可借此赦宥，开郑自新之路。”桓王默然，自此更不言郑事。

却说蔡侯因遣兵从周伐郑，军中探听得陈国篡乱，人心不服公子佗，于是引兵袭陈。不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